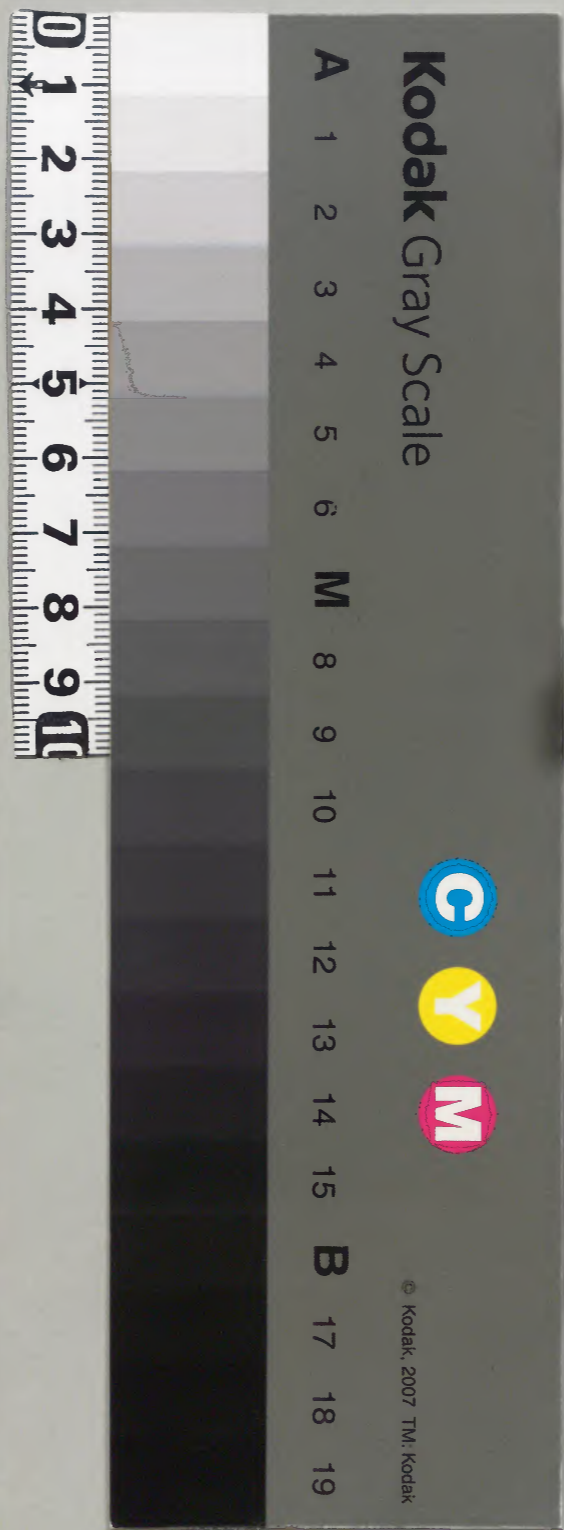


晋書

載記六之十二

内閣文庫	漢	二一四
番號	晋	二四
冊數	架	二八〇
函號	冊	一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5
冊數	24 ( 16 )	
函號	280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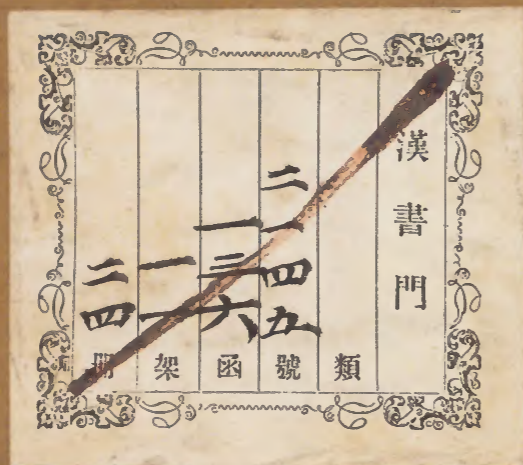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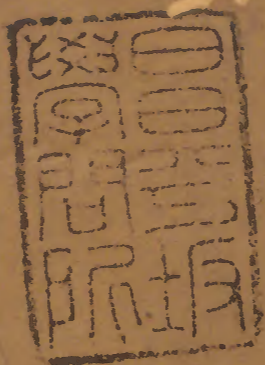


縦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晉書

載記六之十二





載記卷第六

晉書卷第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  
 匄，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  
 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  
 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  
 入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



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  
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  
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  
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  
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眾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  
善惡坑斬士女豈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  
若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  
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  
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

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  
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  
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  
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  
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  
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  
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弘群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  
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



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  
 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  
 曰建武以嬖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  
 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  
 鍾為侍中郎閻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  
 拜各有差立其子遠為太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  
 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瘿陶  
 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  
 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  
 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遠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

廟惜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朋殺典匠少府在  
 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  
 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  
 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  
 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  
 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  
 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遂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  
 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  
 出其門遂封芝為宣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



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與  
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  
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  
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  
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  
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  
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  
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  
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  
會節乘輅軒時羌薄旬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

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加長  
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  
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馬  
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  
繩牛百頭鹿橛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  
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  
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  
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  
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



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楊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翼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

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濫爲龍騰寇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鑄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



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侷  
 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  
 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  
 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  
 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  
 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  
 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  
 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匄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  
 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邃為天王皇  
 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

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  
 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  
 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  
 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  
 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  
 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  
 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非所望也其亟止  
 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  
 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強  
 遇而獻之遂自揜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



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詣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

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官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



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人僕才  
 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  
 國易姓名為李子揚游于鄜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  
 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  
 樊經坐龍巖甚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  
 揚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  
 謀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  
 子揚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  
 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  
 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

三六

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度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  
 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  
 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李隆眾次金臺友雄長驅  
 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  
 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  
 斬其部大夫那樓哥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  
 右長史劉郡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  
 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  
 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窟險遣子乞特真  
 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尸二萬餘于雍司寇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六

八

監生王旌刊



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巴  
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  
之復立乙固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  
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  
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  
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  
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  
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  
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  
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

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  
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因而  
毀之還謁石勒慕容朝其群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  
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  
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  
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  
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  
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  
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  
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



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  
 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  
 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  
 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眾戍長安  
 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  
 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  
 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  
 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  
 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眾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

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  
 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  
 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斤  
 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粲為庶人  
 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瓌安為征討  
 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楊北鄙石閔敗王師  
 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  
 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  
 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瓌安  
 進據胡亭晉將軍黃中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于安於

嘉靖戊午年

監生王旌刊



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攝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特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

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道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中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翼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蒲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



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  
案以為今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  
真以為失銓考之躰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  
皝襲幽冀略二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  
徵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  
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  
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  
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魏蜀漢當鳩  
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

聖安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乎夫壽既踰並日月跨  
僭一方今若制讓或敢酬反則敢誚戎裔直書谷之并  
歸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  
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洪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  
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感遣其別駕馬  
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凌傲季龍大怒將  
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區河右  
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  
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弟克為四  
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攻圖謝罪其巨職者則



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肅乃止季末既至  
蜀肅季肅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定獻其楛矢季  
龍圖之怒甚然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肅志在窮兵  
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輒收百姓馬四萬餘  
匹以入二公兼獻與官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  
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且南師之  
備并朔秦羅嚴西討之資青北異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  
甲者五十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  
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具  
任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議遂連結女黨者

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政穢無度晨  
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  
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宜贊萬無所慮然白馬魚  
服有豫且禍之海若潛游罹芻陂之酷深願陛下涓  
宮路思二神為元臨金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  
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  
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  
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  
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之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



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  
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  
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  
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軍  
因訟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  
管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  
兼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  
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  
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  
索頭郁鞠尅之制征十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

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  
姓窮蹙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  
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  
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  
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  
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  
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  
群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然  
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  
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國子監刊  
悉變為胡句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  
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  
卑斛毅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  
於季龍而宣亦昵之為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  
龍既不省奏案言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  
拜皆庸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  
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待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  
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  
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王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  
執送段遼之子蘭收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

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步騎二萬  
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相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  
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国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肅熊注穀梁春  
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怒管而入征北  
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  
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  
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  
之季龍遣尚書張難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  
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養群臣十大武



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  
 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  
 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官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  
 臨寧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  
 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  
 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  
 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  
 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  
 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潭水切  
 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

其言既而官一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吳武守  
 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曷者趙之分也然亦感  
 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歿不小宜貴臣姓丰者當  
 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又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  
 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  
 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設遣李宏及荅格  
 矢之怨畧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潭水以厭榮感之變  
 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王宏攻  
 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熟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  
 社經鳳陽門東南達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益



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均乎為前化以仁惠為本  
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  
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  
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  
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  
亦群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災旋寧  
鄭鄉厲道氛禳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  
鄉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  
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

昌津界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

萬而不惑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  
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墜死者  
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書命石宣石書生  
殺拜休出日送只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  
刑威一旦王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  
漸以示禁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  
庶人遠仕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節導且二  
豈分禁也一不及禍周有子頑之崇鄭有叔表之崇此



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現准陛下覽之幸龍不  
從太子詹事孫玠問侍中崔約曰昔患目疾何方療  
之約素得赤鹿之口溺中則愈玠曰自何可溺約曰  
卿目眈眈正耐溺中其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  
狀目深闇之大怒誅約父子玠有寵于宣頗預朝政  
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寵子義陽公羣  
時策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羣文  
武育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  
季寵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  
宣相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石代鎮長夏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亦  
典宮季寵性玩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  
千乘轅長三文高一丈八尺置高二丈七尺格獸車  
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  
昌津南至禁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  
犯者罪至夫許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  
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一十餘家海岱  
河濟間人無寧志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  
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  
四等東宮十有一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

皇紀九卷卷之六



元學先是八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二已上三萬餘  
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言務於美淑  
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  
率多自殺在官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  
會鄴宮平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侯者十二人皆  
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蓋死者  
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緩懷  
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透明因侍切諫  
李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  
祿仕而已至趙常以女騎二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

遺

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  
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遺  
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  
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  
道又訛誘朝政李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  
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  
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  
曰臣聞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  
素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樹象箸  
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剝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

正統

晉書第六

七



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  
德三代之業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  
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  
脩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炎冷暴降霖  
雨七旬霽乃三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脩之而况  
人乎刑政如此其如矣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  
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  
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庚戌正月二十夜一見

杜學子

載記卷第六

西口書百六

載記卷第七

晉書百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再閱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  
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  
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  
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羌十餘萬落  
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  
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  
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

萬曆四十年

三言成已七

晏安述



金城王擢尅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壩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

銅柱鑄以爲噐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



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  
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  
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  
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  
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  
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  
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  
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

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彌爲御  
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  
靡有孑遺季龍復命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  
晉官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  
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  
枹罕護軍李遠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氏羌  
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  
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  
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勅逆敢違我如是汝



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  
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莫不濟矣杯等許諾  
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  
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  
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  
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  
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  
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  
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  
然流涕左右莫不歎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

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刃箭而去  
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  
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  
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  
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  
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  
疑宣之害韜也謀名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  
危懼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  
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與詔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



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  
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  
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  
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牛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  
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  
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鑊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  
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  
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  
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霸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雅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

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  
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  
灰分置諸門文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宦小子年數歲  
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  
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  
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  
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  
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  
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  
及宦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



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  
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者  
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  
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  
未一請擇一公而樹之初或昭張豺之破上卦也獲  
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  
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  
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  
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  
卿且勿言各之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

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兇年二十餘  
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  
張舉李農之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真不  
署名季龍使張豹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  
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  
張舉李農之吾心矣其令論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  
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  
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明之署攸太傅  
嘏為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求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  
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



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  
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  
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  
高力督安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  
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林大呼梁犢乃自  
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  
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安擊之大敗而還  
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  
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  
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

比至良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特鎮長安盡銳  
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李龍以李  
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  
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  
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  
留諸郡李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  
軍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  
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  
含擊拔其蒲邵始平人馬昂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  
軍平道攻拔之討三千餘家以樂安寇犯犢尸丈祀昂



月及禁心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  
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  
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政劉氏懼斌之輔  
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  
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  
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  
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  
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祭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  
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邊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  
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終西閤龍騰將軍中郎

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  
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  
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  
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  
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  
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加千兵百騎一依履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  
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  
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  
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

正德十一年  
晉成已



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晨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虜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群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李龍之死屯于河內姚戈仲符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季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昏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待未下京師宿衛空

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季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薄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喻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開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巨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彌不豺惶怖失守無復善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



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封錫九錫通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進至安陽亭張射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  
 甲驍兵入自鳳陽門并于大武前殿撫躬盡哀退如  
 京閣斬張射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今日嗣于  
 幼冲先帝私忌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  
 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群臣敷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  
 大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  
 萬戶行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兄  
 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  
 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

衍為皇太子石璽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將軍  
 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  
 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  
 暉華殿災諸門觀樹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  
 皎照天金石皆盡六月餘乃滅兩血周遍新城石冲  
 時鎮于剡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  
 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  
 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成幽州師衆五萬自剡討遵  
 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死鄉  
 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



司光臨公... 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進進曰、彭城、墓、殺、自、專、  
為罪大矣、吳王雖北、節、臣、將、南、棘、于、京、師、擒、彭、城、然、  
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連、馳、遣、王、擢、以、書、諭、沖、涕、泣、聽、  
連、假、石、閔、黃、鉞、金、鉞、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  
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  
餘、人、始、葬、李、龍、節、其、墓、為、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  
大、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魯、西、中、郎、將、陳、  
進、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衷、率、師、伐、進、次于、下、邳、進、  
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衷、不、能、進、退、  
也、隋、陵、陳、遠、聞、之、懼、遂、焚、壽、春、進、與、聚、毀、城、而、還、石、苞、

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  
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  
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  
是率眾赴之辟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  
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  
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  
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  
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為朗所距釋懸  
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  
也謂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從閔甚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二  
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  
為都督揔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  
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負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  
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  
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  
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  
遵召石鑿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  
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  
殺也鑿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  
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

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  
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  
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  
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  
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即闔為司空  
秦州刺史劉群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  
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  
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為變偽若不知  
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



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

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閔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二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諸



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  
誅之于是高卑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  
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秀及諸  
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  
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段勤據黎陽  
寧南楊群屯桑壁劉國據楊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  
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  
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  
帥衆奔于符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  
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

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  
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濟鑿蜜遣宦者齎書召張  
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  
之誅季龍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  
季龍小男混求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  
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  
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  
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  
至是終為閔而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  
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  
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  
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  
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  
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  
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  
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  
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  
鑿其司徒申鍾司空卽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  
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替卽皇帝位于南郊

天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  
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  
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  
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  
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  
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  
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  
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  
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  
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  
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  
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  
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  
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群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  
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  
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  
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  
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

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  
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  
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  
切甚閔覽之太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  
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  
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  
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瀾頭儁遣將  
軍悅綰率甲兵二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  
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侯琨于黃丘皆  
爲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



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等三百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幾、車騎胡睦、侍中李紉、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農大飢，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辜謖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文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



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  
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群  
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  
平斬首二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為效閔振  
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  
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  
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  
于通衢閔襄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  
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  
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舟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

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  
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  
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  
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  
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  
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  
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  
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  
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犯  
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



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  
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  
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  
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  
恪而避之人將侮俄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  
以鐵鑊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  
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  
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  
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  
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  
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  
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  
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  
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  
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  
時宮人被食略盡并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  
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  
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  
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  
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



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為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將幹懸絕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卽肅自殺。傷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大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春豳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鎬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棄間煽禍。處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侷僮。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咎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拔奇材而竊徵彌雍舊都而抗王室褊擅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缺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橫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元弟讎隙自相屠脍

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馬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唐氏五月二十一日

林氏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平洛，琅<sub>昌</sub>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彌，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代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伐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龍冠諸部，因呼之。

嘉靖戊午年

晉載記八

監生王旌刊



為步播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  
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  
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虜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  
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虜童時往  
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  
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  
弟耐篡位將謀殺虜虜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  
虜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虜將脩先君之怨  
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入室遼西殺畧其衆帝遣

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  
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  
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  
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  
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  
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  
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天之  
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  
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

嘉靖戊午年

平載巳

監生王旌刊



時東胡宇文鮮卑跋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君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慈番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大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眾十萬圍棘城眾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大羊羸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

憂也乃躬貫甲胃馳山擊之素延大敗走奔百里守

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  
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于幹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番巴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



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  
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  
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  
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  
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為散騎常  
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  
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  
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  
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  
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

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  
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疆  
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  
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  
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  
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  
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  
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  
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襄  
疑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



北平西方度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  
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  
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  
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  
庠祭酒其世子甄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廐覽政之暇  
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  
夷校尉崔恣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  
莫有赴之恣意廐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  
等謀滅廐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廐廐曰彼信崔  
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

伏五口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

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  
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  
三國攻棘城廐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  
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一國果疑宇文同於  
廐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  
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廐簡銳士配  
銳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廐  
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廐軍之至方



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  
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  
崔恣懼魔之仇已也使兄子燾偽賀魔會三國使亦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魔將燾示以  
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  
來賀我乎燾懼首服魔乃遣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  
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  
句麗魔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  
明年高句麗寇遼東魔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  
帝遣使者拜魔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  
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魔遣毳襲之入令支收  
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魔距之送其使於  
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魔魔遣毳距之以裴嶷  
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  
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

嘉靖戊午年

平武邑

監生王旌刊



晉書卷一  
六  
庖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庖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

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侏氐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貞殆得極其暴竊為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



國子監刊  
豈不若因風振落頃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  
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  
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  
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  
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藏其  
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  
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  
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玉郎來術雖自詐偽  
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  
司徒清虛寡欲善於余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

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踰明  
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  
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  
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  
必除處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  
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  
寫言不宣盡處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處更寫前箋并  
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  
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畧遇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  
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  
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疆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  
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  
寇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  
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  
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亡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  
戎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

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  
御下况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尤命  
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  
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翼方而悉為虜庭非  
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  
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率合諸  
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  
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



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為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  
 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  
 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  
 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未功成進爵古之成制  
 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勸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  
 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魔卒乃止時  
 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備僭號偽諡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真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  
 有幹畧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榮陽太守  
 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  
 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  
 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  
 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群士啓行鹿甚悅以  
 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  
 騷動鹿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眾軍無號令  
 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

嘉靖戊午年

晉載之八

十

監生袁之紀刊



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是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是既使至盛言虜威譽又知四海英賢並為  
其用舉朝改觀焉是將還帝試留是以觀之是辭曰  
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  
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  
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辭酒孤其丹心使懷義辭息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  
國貪還反命且帝曰卿言是也乃遣是還虜後謂群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  
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夜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  
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  
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  
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  
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疆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  
為何如眾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



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  
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  
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  
姿噐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  
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  
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  
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  
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  
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羗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畧  
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  
平之瞻又與宋諒有隙諒陰薨虜除之瞻聞其言彌  
不自安遂以憂死

庚戌正月二十四朔一日

林學士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楊裕

慕容皝字元貞，鹿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鹿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鹿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



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鹿皝亦不平之及鹿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修壽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奔攻鮮卑木

堤于白狼楊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朔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徙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奔等救之皝戒汗曰賊眾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奔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問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

嘉靖戊午年  
行成己乙  
監生表之記刊



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鹿故事甄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甄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甄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溥池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討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二軍泛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甄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

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甄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臣遼遣其將李詠夜襲五與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于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甄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糧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坨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即中令楊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備伐段遼諸城封奕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七

監生表之紀刊



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  
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  
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與國與甄將慕容  
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奔等以  
甄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甄於是咸康二年僭即王  
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鶩  
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  
熙張洪等並為列卿將師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  
馬出入稱警蹕以此妻段氏為皇后世子信為太子

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甄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  
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  
至甄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  
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  
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甄之不會師也進  
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甄降甄曰  
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  
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洛乘勝追之斬獲三  
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



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黜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黜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城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黜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黜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無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竊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

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勇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

嘉靖戊午年

晉載已乙

五

監生袁之紀刊



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  
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  
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  
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  
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  
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  
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  
生噂咭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  
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  
公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  
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  
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  
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  
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  
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  
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  
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  
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  
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固知所報惟當外殄寇  
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



者又與米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  
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綱羅顯布幾旬  
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  
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  
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  
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  
常念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  
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  
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  
雖為關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

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  
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  
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  
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  
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  
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米見  
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廢  
黜稱燕王其年黜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  
遣其世子朝於黜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  
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棄守



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冀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拱膺而已。車遂以白，冀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還，翰言大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冀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蠓蠃，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倏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於北。成帝使燕大鴻臚郭希持節拜冀侍中、大都督、河

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餘人咸康七年，冀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劍謂冀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劍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劍單馬而遁。冀掘劍父利墓，載其尸，棄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年，劍遣使稱臣於冀，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浚、渾伐、冀諸將請戰，冀不許。渾伐以冀為憚

正德十年

晉書紀九



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孰曰：渾奢者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躬延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大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步奔于盡。衆距翰，孰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孰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

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孰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湏，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二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



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

考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



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  
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  
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  
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湏  
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  
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  
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

下慈弘包納如皇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

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  
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詰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  
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  
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  
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  
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  
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負以塞聰雋之路臣之  
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  
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



之愆收其藥石之効旣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  
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  
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  
充不脩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  
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  
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  
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既灌有益官私  
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  
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  
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計貧者還農學生不任

訓教者亦除負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  
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  
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  
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  
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  
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旣親率  
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大牢二龍交首嬉翔  
解角而去旣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  
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  
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



優劣甄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車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甄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甄嘗政于西部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甄曰此非獵所王其遜也祕之不言

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

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

士五年時年五十一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集者翰字元邑庾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後晉

工射膂力過人庾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

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

不敢為寇焉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士卒莫不

樂而從之及奔沒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三蘭

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造

後石季龍征遼甄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



之翰知孰窮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王氏向  
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主自來士馬精  
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面御立蘭怒  
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矣乃率  
眾追孰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志當此類也  
及遼平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遣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而吾  
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又  
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  
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鏢追騎  
乃散既至孰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孰討宇文歸臨  
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  
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孰素忌之遂賜  
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  
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  
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  
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柰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



然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  
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  
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  
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  
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方勒曰若如君言王  
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擢也  
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  
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謂友人成  
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  
非若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普曹乎眷今召我豈

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光武幅裂軌迹所及易水

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俾河之清也軍人壽幾  
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况  
國相乎鄉追蹤伊孔邴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  
節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  
重段遼與孰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孰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  
周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  
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

正德十一年



司馬蓋各州  
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李龍也裕以左  
丞相領征東麻統司馬秋歎裕為軍人所執將詣鮑  
鮑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即中令遷大將軍左司  
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鮑甚器重之  
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鮑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  
規模裕雖性鮑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  
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瑞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  
縲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  
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唐羅謹每稱之曰吾及晉  
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

倫者實亦未幾及死鮑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庚戌正月二十五夜一死

杜學士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萬曆四年

晉書九

十六

晏述四十



載紀第十

晉書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

慕容雋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雋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庾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雋，庾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雋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雋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

嘉靖戊午年

晉書紀十

監生袁之紀刊



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  
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萬餘以待期是歲穆帝  
使謁者陳沉拜雋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  
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  
封拜一如虜虢故事明年雋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  
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  
他守劔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徒廣寧上谷人  
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并閔殺石祗僭稱大  
號遣其使人常煇聘於雋雋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  
裕詰之曰并閔養息常才養恩養逆有何祥應而僭

稱大號煇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馬紀于三王麟  
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  
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劔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  
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  
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已  
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煇曰誅胡之日在邠者  
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  
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



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雋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煇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况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且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雋殺之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雋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平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雋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



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池，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恪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鷦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鷦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

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可

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群臣勸雋稱尊，號雋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其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崇言



歷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鶩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遣尊虜為高祖武宣皇帝號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雋雋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雋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

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雋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雋常山人李犢聚眾數千反于普壁壘雋遣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縮追



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雋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寗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

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在麗王劉遣使謝恩貢其方物雋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鳥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



國子監刊  
禮記卷之六  
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  
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  
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以常儀二至之  
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  
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  
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  
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  
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

下二制或廢或存實垂禮意大戴受命作蹤虞夏諸  
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制雋曰其劔舄不  
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  
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  
龕因冉閔之亂擁眾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  
業遣書抗中表之儀非雋正位雋遣慕容恪慕容塵  
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熙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  
恪善用兵加其眾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  
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熙請率精銳距之若  
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



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黑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寤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遠，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儁太子暉死，偽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勃勃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二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虢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虢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虢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傷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傷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傷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傷遣慕容恪距戰玉師敗績北中

即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

頴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傷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章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數羸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危于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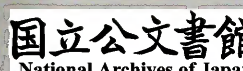
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派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  
 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矣起二陳之疇終將  
 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鄧支之首  
 何以懸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  
 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  
 臣竊未安僞曰焯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  
 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  
 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  
 東郡營起鹿廟范陽燕郡構號廟以其護軍平熙

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將堅平州刺史劉特舉為  
 五千降于僞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畧州郡殺棗疆  
 令衛顏僞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  
 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為  
 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將閔之  
 僞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  
 藩於僞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符堅並受爵  
 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  
 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僞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  
 上黨馮嵩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僞以平故



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者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  
 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  
 慕容評討平領軍慕容興根討齊司空陽騫討昌撫軍  
 慕容斌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  
 悅紹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  
 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  
 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  
 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騫奔于野王歷走滎陽  
 昌奔郢陵悉降其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

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履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  
 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  
 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  
 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  
 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  
 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  
 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儁太山太守  
 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美師敗  
 績復陷山在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  
 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





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躰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儻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

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儻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間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儻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若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儻夜夢石季龍齧其辭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



國子監刊  
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  
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  
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傲蕭館屯于新  
柵又遣督護徐固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  
勢儁遣慕容評傅頰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  
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步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  
容恪曰吾所疾惛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  
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末  
世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  
刑措不可以亂王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

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  
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季績清方忠亮  
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丘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  
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  
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毅和等百餘人乃止并平  
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  
廟號列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  
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  
四十餘篇惟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  
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虜既逐，崔必復徙昌黎，名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虜立功一偶，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虜納之命。郡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駁曰：「自郡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命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虜不平之，出為新昌令，號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雋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雋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雋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群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

嘉靖戊午年



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雋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雋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正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

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雋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僣俛歸死實非誠款雋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雋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



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  
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  
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  
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  
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  
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  
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

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  
午辟為主簿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  
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  
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  
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  
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  
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  
績為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



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庚戌正月廿八日朝一

林

晉書一百十一

載記第十一

晉書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備第二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

萬曆三年

行代已一

載記三百七十七



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  
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  
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揚駿諸葛元遜之  
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  
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  
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  
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  
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  
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

勸恪誅之恪曰今而新遭大凶一屬何能

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  
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  
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  
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  
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  
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  
傅顏率騎一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  
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  
前將軍冀州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曄使慕



宋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頰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蟻蝗之心。此則士卒攝鬼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疆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五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羨貨間而離之。事淹，賊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敝，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頰擊斬之。自三月

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頰與護率衆據河陰，頰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土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



成臯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  
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  
左右中郎慕容玢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  
墉慕容垂為都督荆楊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  
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  
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援擢之恩又蒙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  
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輟弱任重夕陽  
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

暢

德舉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

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如旦之勲  
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舊蔡流言况臣等寵緣戚  
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  
表披陳舟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  
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于紀跋扈未庭同文  
之詠有慙盛漢深垂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  
之義臣雖不敏竊問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  
輒循兩踈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二

四

監生袁之純刊



授惟垂昭許。曄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群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蹠，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為効。公與先帝開搆，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群醜，紹復隆周之迹。爰旨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一虜遊

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曄鎮律，即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為木德。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



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  
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  
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  
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一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  
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  
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  
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  
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  
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  
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

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  
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  
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  
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  
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  
陰暉群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  
畧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  
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畧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  
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



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軋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上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替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護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

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梁待時之

推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瞻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符謏知評暉之無遠畧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畧豈能抗符堅王猛乎真曰然統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



射悅縮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  
曰唯以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令諸軍營戶  
三分共貫風教透弊威網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  
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既定制朝野  
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  
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表真率衆五  
萬伐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  
胡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厲師大敗單騎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  
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頰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

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  
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  
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  
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  
屯于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  
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  
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  
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義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評不以為慮。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王伍負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暉名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暉。攻慕容筑于金墉。

嘉靖戊午年



曠遣慕容斌率衆救之。斌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斌戰于石門，斌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斌，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斌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直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乳政，評等貪冒政

以賄成官，非才舉群下切齒焉。其言左丞申紹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令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



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  
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蕭諧偽部  
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顛也秦吳  
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  
豐實云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  
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  
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  
疆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  
亡進關供國之饒退離蠹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

命宜嚴制軍務務先饒復習兵教單便備伍有常  
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  
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  
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齋財為本漢文以皂  
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  
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  
察後宮四千有餘僅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  
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  
帑藏虛竭軍士無檐綸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  
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



晉書卷之二  
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  
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  
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温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  
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  
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額  
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茲諫之拓  
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  
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  
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  
就并豫以臨二河連接漕輟擬之兵後重晉陽之戍

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衛以千金之餽蓄力待時

一舉而滅如其處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  
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闕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  
暉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揚安率眾伐暉猛攻壺關安  
攻晉陽暉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  
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恠異暉憂懼  
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  
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  
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  
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聞當以筭取之



若冀敵不闕非萬全之道也。康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之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貧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

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



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  
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  
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羨擊桓執  
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户于  
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南  
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  
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  
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  
帝始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  
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遠號九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  
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  
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  
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  
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雋俱伐  
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向  
輒潰皝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  
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  
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



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  
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  
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  
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  
心稍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  
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  
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卒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  
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  
中大震將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

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  
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  
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  
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  
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闔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中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  
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屬  
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既即王位遷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二

監生袁之宛刊



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孰臨終謂雋曰陽士秋  
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  
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既嗣偽位申以師傳之  
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難曰昔常林徐邈先  
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  
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鶩清真謙  
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  
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為

遼東國侍郎孰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  
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首免官後以  
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  
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  
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與根將謀為亂真  
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  
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  
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  
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



命探其<sup>姦</sup>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  
 况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筭取之不可復以  
 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  
 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  
 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  
 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  
 令載遣使詣鄴辯因後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  
 侍從子奮覆並顯閔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  
 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女媧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晞請窮詰之晞

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  
 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  
 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  
 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  
 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  
 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  
 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  
 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遂堅入關為秦  
 車都尉數歲而死

嘉靖戊午年

監生袁之紀刊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興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勒王之誠當若危而未立匡王之節侯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兼敦地利任賢員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

之基焉元真驍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略于時群雄各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蒲此之謂乎宣英文武蕙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龍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  
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  
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受首當此之時也凶威  
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  
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  
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

鏑未交白溝淪境衝朝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  
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  
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秦蠹茲雜種亦世彌昌角端  
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  
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庚戌仲春三朝一尺

林學士

載記第十一

晉書一百十一

萬曆十年刊補

七

晉河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  
 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  
 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  
 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  
 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  
 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一百十二

監生包鼎臣刊



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  
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  
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蒙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  
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  
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  
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  
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  
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  
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  
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

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  
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  
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  
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  
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鞏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  
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  
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



國子監刊  
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黑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比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函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戕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眾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眾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



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

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下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眾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眾擊敗之獲弘修



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光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郾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

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灊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与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



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  
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  
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筏於河  
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  
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  
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疑猛獸  
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縣素  
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太子萇与温戰為流  
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  
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為死迴攻  
東掖門健聞變奔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萇殺  
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偽謚明皇帝廟  
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法甚惡之生無  
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  
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撻洪曰汝為爾  
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  
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



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  
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  
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  
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其既死，健以讖言三  
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為皇太  
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  
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  
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  
將強懷舟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

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  
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  
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  
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  
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舟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  
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  
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  
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  
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



詔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  
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  
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  
空王陞以應日蝕之災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  
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  
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太  
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  
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叅軍闡負梁  
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  
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

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  
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  
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  
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  
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  
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  
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  
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  
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  
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面



比面二趙蓋神笑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  
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  
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  
窮永享遐祉乎權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  
通好旋見寇讎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  
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  
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揚初皆擅兵一方不供  
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  
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  
以二趙相况也權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

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  
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  
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  
湏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  
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  
弗可保也權曰我跨挾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  
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  
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挾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籍陸海之饒勁  
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



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  
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  
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  
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  
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羨為秦之西藩權曰然秦  
之德美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  
負阻江山道泝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  
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  
權曰秦挾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  
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巨者則大司馬武都

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  
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  
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  
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  
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  
祿程肱牛夷博聞識探贖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  
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  
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  
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  
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



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譔驍勇多摧略攻必取戰必  
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  
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  
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  
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  
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  
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  
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弔之  
矧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  
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

之義實在君公瑾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  
至乃言於文觀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  
儁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  
史張哲于襄氏保晉將軍王度等率衆四千攻晉州  
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  
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  
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  
陽太守苻彥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  
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彥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  
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



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書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剝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蕪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

百姓棄織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變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毋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害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



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  
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群臣奏  
請禳灾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  
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  
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  
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  
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  
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迺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  
并藥分多少迺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  
其自鑿迺日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

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  
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姚襄遣姚闡王欽盧等招動  
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  
進拔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  
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  
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  
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  
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  
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  
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



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見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襪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禱請出鎮上洛生曰劍忠肅焉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

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首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害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忘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与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

十一

監生包鼎臣刊



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并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縱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縱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日也及卒健哭之歐



血曰天不欲吾之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  
有載記

王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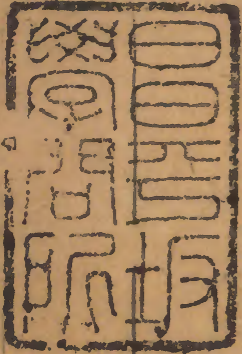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  
緝符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符氏應王  
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難  
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  
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於  
朝見之際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  
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  
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 謂墮曰君今復敢數  
董龍作雞狗乎墮瞑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載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庚戌二月六日旦一

林



高曆十年補刊

卷之二十一

六

張言德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tear in the paper.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part of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label.







